

雲霞出海記二冊

前題

歌管錦城繁
秋娘追夢

花枝春意鬧
冷蝶殉香

自序

年來東塗西抹。粥文自贍。說部之剗。剛行世者。無慮十數種。且以時流所好。坊賈亟亟焉。責其媚俗。於是無拳無勇。之不慧。亦居然握管。作武俠小說。綜計三年中。曰蛾眉劍。曰三劍奇俠傳。曰朔南大俠傳。蛾眉劍曾排日載。諸社會日報。其後改單行本。不慧僅作至第四集。卽戛然而止。以執業爲律師。卒卒鮮暇。而書局主者督之過嚴。一暴十寒。主者迫不及待。故五六兩集。實乞他人捉刀。雖攪鏡自視。不如城北遠甚。而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不慧在前四集之布局。伏線。安能責他人在後兩集。一一措置妥貼。毫無遺漏。抑刻連城之玉。不能亂無價值之楮葉。明眼之讀者。一覽無餘。會心不遠。以是詰責之。牘積篋中者。盈寸平居。自反頗用慚恨。三劍奇俠傳。曾載海報。由時還書局。

印行單本。雖夫假手他人而脫稿兩集。後擱置經年。始行賡續文章。尙氣知拙作之不免再而衰也。若夫排日撰寫。隨寫隨發布報端。雖急就章難於言工。而一氣呵成。不假手伊誰不半途輟。則朔南大俠傳實較勝於二書耳。夫吾人不幸而胸有墨汁。名山事業匪異人任。今乃舍本逐末。孜孜焉以從事此雕蟲小技。不亦可痛矣乎。奈何。是中猶有得失之迹。象甘苦之滋味。言之其能免於蠅頭蝸角之誚哉。蘭孫書來知出版有日。不避大雅之齒冷。輒紓寫其感想。以并諸簡端。

江湖秘傳提要

小說界老前輩漱石生評張恂子君所作小說謂每至緊要關頭必插敘前事以作過脈而疎文氣然後徐徐落入正文得水到渠成之妙張君對於小說之能事可謂爲漱石生一語道盡是書布局結構猶是張君之真面目初述一鏢客於漫天風雪之中徒步訪友忽瞥見一人於雪上行走毫無蹤迹是非深於武功中運氣功夫不辦乃急起直追必欲見此奇人而倏忽之間此奇人已杳如黃鶴矣讀者至此必心癢難搔而作者故弄狡獪綿亘二十萬言此奇人終若隱若現不肯以廬山真面向人且書中插入許多倒筆竟至愈扯愈遠讀者必爲作者捏一把汗恐其鬬筭之際或有脫節也而作者行文使事如珠走玉盤令人目眩心迷及至拍到本題則又著墨不多舉

江湖秘傳提要

重若輕。天衣無縫。誠非小說。老手不辦。是書則以山陝鏢客爲經。插入鏢客各人之歷史。則咸屬孤臣孽子。本身各有其離合悲歡之往事。中間且有一二女俠如神龍天矯。不可捉摸。有如畫龍點睛。牽一髮而全身皆動。益之以黨會祕密爲全書之緯。蓋晚近東南人士皆知有青紅幫。而不知青紅幫之淵源。受自天地。會哥弟。會是書寫。天地會。哥弟。會於幫中。隱語切口。熟極而流。開香堂。一回更寫的令人毛髮皆悚。且於開香堂極嚴重之典禮中。宣布一幫中弟兄之罪狀。而殺之。筆酣墨飽。誠哉其爲有武俠小說以來。未有如是胆大手辣者也。第一回中。奇人直至末回。始行揭曉。全後一氣呵成。苟非胸中成竹。決不能道隻字。雖謂爲張恂子君生平第一部傑作。亦無愧色。

江湖秘傳總目錄

- | | | | |
|-----|-----------|-----------|------|
| 第一回 | 潼關道交臂失新知 | 陟 | 眉摩舊創 |
| 第二回 | 是真是幻灰燼到須臾 | 將信將疑神魂移彩蝶 | |
| 第三回 | 演戟術侈談勇士 | 傳刀法話遇俠尼 | |
| 第四回 | 珠淚雙垂佳人懷宿怨 | 陽關三疊孝女訪名師 | |
| 第五回 | 盈盈媚眼土妓調情 | 歷歷傷心英雄畢命 | |
| 第六回 | 蜂狂蝶浪佛地遇冤家 | 鶴峙鸞停空廷來俠士 | |
| 第七回 | 謁門生冷官捧檄 | 虐嬌女寵妾專權 | |
| 第八回 | 負夫骨健婦走風塵 | 報親仇名媛戴星月 | |
| 第九回 | 斷頭瀝血二憾分屍 | 切齒腐心羣奸授首 | |

第十回 脫囹圄仗義救紅妝

塗肝腦誅奸飛白刃

第十一回 前塵若夢惡婦傾生

道術無靈頭陀送命

第十二回 斬草除根火燒玉皇院

尋根究葉大鬧宿遷城

第十三回 偷寶劍隻身探古剎

削青絲遁踪空入門

第十四回 流水無情因緣草草

屬垣有耳歲月迢迢

第十五回 一呷藥虔婆施手術

兩行淚孤女斷肝腸

第十六回 指迷津嬌鳥脫樊籠

背鄉離井冥鴻避繪繳

第十七回 雙枝競秀俊僕發壯言

三女成奸淫嫗工惡謔

第十八回 林深葉茂濺血報親仇

雪 贈銀敦友誼

第十九回 施號令俏尼姑定計

將軍遭擒

第二十回 蓋世英觀光神仙廟

勿創造八仙拳

第二十一回 整幫規血影刀光

開禮堂落花流水

第二十二回 老拳師有意授真傳

小乞丐無心成絕藝

第二十三回 感師恩臨岐空曬淚

勤鄉忠對酒黯銷魂

第二十四回 火樹銀花梟雄歸故里

啼鶯語燕劇盜訪勾欄

第二十五回 顯色身紅樓飛彩蝶

試本領素手索青蚨

回 盪氣迴腸篝燈談往事

焚蘭泥玉揮淚話江鄉

露行藏狹路遇冤家

鬥意氣太湖罹重創

菴妙術起沉疴

指迷途片言消宿憾

鬼太尊疑捕役

將星替月劇盜聘名娼

收嬌娃

烈火乾柴姦通盟嫂

舍長用短捕快遭擒

武俠
小說

江湖秘傳

張恂子著

第一回 潼關道交臂失新知 陝州店軒眉摩舊創

十二月中旬。西北風虎吼般的刮着。一連刮了三天。刮的天愁地慘。日月無光。第三天晚上。便飄飄地下起雪來了。這一場雪。直到天亮。還是不曾停歇。人們在刮風的那幾天。沒有緊急事情。已經不大肯往外跑了。只因西北風刮進脖子裏。真是比尖刀還快。除掉那些一天不做工。便一天沒飯吃的。無產階級。才沒奈何。在拚着一身筋肉。和西北風奮鬥以外。誰也不願意自討苦吃。少不得一個個都把門窗嚴嚴地閉上。縮在屋子裏。舀碗燒酒。喝着想借那酒力來擋擋寒氣。誰知喝了下去之後。却祇熱了個腦袋。兩條腿兀自還伸在冰窖子裏。相似沒下雪的時候。已是這們寒冷。

第一回

潼關道交臂失新知 陝州店軒眉摩舊創

一

一下了。雪自然更教人難受。休說在外面跑。便是躲在屋子裏。那十個手指頭和十個足指頭。一時間都像被利刃截去了的一般。大家便不約而同嘆口氣。說道。自從咸豐皇帝登了基。眨一眨眼也好多年了。可沒有像今年這們冷過。怪不得人家都說南方有個甚麼洪秀全在造反。原來這也是天意。咧說話之間。便趲過去推開窗子。往曠野裏偷瞧一眼。只見地下的雪已是積了有半尺厚。天空中彤雲密布。那雪花兒兀是還隨風亂舞。一陣風來。不免覷準那開窗的所在。飛將進去。那開窗的人不由得哎喲一聲。可是脖子裏早已鑽進了幾朵雪花。去忙伸手把窗閉上。因為指頭兒有些凍僵了。便伸到嘴唇邊想去呵出些熱氣來。溫一下子。誰知呵了半天。還是有些麻木不仁。大家這時便都存心希望快雪快晴。說也可怪。自辰及午。那雪竟越來越大。絲毫沒有晴意。外邊不但行人絕跡。便是

鳥獸也都躲得沒了蹤影。這時從觀音堂往潼關的那條大路也早已被雪蓋的文風不透。好似在地上鋪了一重棉絮般。因爲沒有趕路的人。所以雪上也沒有足印。午牌時分。正值風雪十分吃緊的當兒。誰知自東往西偏偏來了個人。只見這人撐着一柄雨傘。臉兒給雨傘遮了。兀是瞧不出這人是老是少。身上穿了一件棉大褂。腰裏束了一條青布的腰帶。四隻衣角一律撩的高高地塞在腰帶裏。連跨腳管也捲起在骯骨以上。人們這時穿着棉鞋兒還不住的嚷冷。惟有這人偏在冰天雪地之中精赤着雙腳趕路。瞧他模樣兒竟毫無懼怯。這已經是尋常人所對付不了的。咧誰知這人更有一樁絕技。原來他在趕路的時候一顆腦袋和兩條腿。兀是熱氣蒸騰汗出如瀋。撐着雨傘走的又是飛快。只聽得腳底兒踏在雪地上沙沙作響。因爲走的快了。那汗更是淌個不住。一股熱氣簡直像

點心舖子裏剛揭掉蓋兒的蒸籠般。地下的積雪。感受了這股熱氣。也就融化不少。這時虧得是在下雪。所以沒人注意。否則給人們瞧見了。還準定要失驚打怪。咧這人却行無所事。只顧一口氣向西奔着。無意間一抬頭。却脫口而出。叫了一聲。咦。你道爲何。原來前面影影綽綽有個黑影也在趕路。這人心想。這們大雪天。自己無事忙。偏要去訪甚麼友。已經算是癡到極點的了。誰知天下的癡子。竟是無獨有偶。潼關道上居然還會有。人怕咱寂寞。來伴咱一同趕路。那麼咱今天這一趟路。總算是趕的不虛了。這人想罷。不由得異常高興。幾乎不就在雪地裏手舞足蹈起來。可是驀然間低着頭向地下瞧了一眼。適才的一團高興。霎時却又消歸烏有。列位讀者。這人倏而歡喜。倏而驚訝。倒並不是發甚麼神經病。其間却也有個緣故。原來大凡人在雪地裏走。不免要留下足印。所以偷兒有句成。

語叫做偷風偷雨不偷雪。因爲風雨之夜。攪門窗。或是挖壁洞。那聲息被風雨所亂。便不致會把人從睡夢中驚醒過來。惟有雪地裏萬不能做買賣。要是冒冒失失的去幹了一遭。第二天捕快們只要循着足印。管教不費吹灰之力。便可以把那偷兒手到擒來。這並不是做小說的專喜把筆桿兒宕將開去。不過借着偷兒的故事說來。明人在雪地裏走斷沒有不留下足印的道理罷了。題外之文。丟着不談。且說這人影影綽綽望見前面有個人在行走。照理該在雪上留下足印來。誰知道這會子事實上却又大謬不然。前面的人一路裏在雪上走將過去。竟絲毫不曾留下形迹。後面的人初起還不大留意。及至發覺了這祕密。不由得心頭納悶起來。暗想自己武藝雖不能算登峯造極。可是在北方七省却也薄有微名。生平和人交手。何止百來次。甚麼名家不曾見識過。却從沒瞧見有在雪

上走能夠不留足印的不知道這是武藝還是法術既是相距咫尺倒不可不追上前去瞧個究竟主意想定便把手裏的雨傘抖了一抖好教那飄在傘頂上的雪花兒抖了一個干淨這才抖擻精神拔起腿來飛也似上前追趕這如有個會武藝的人在旁邊瞧了這人的步法準定要恍然大悟知道這人本領不弱因為練武藝練的有了門徑跑路的姿勢便和尋常人不同那時交通不便在陸上趕路幾乎全靠自己的腿力所以練武藝還須並練跑路水滸傳上說戴宗會使神行法其實那裏真有神行法不過是專練跑路跑的像飛一般罷了這人竭盡平生之力以為總該把前面那人趕上的了誰知一抬頭前面的人距離自己和適才還是一般遠近這人不服氣發一個很腳不點地的只管向前奔誰知結果依然不得近身要是換了別人這時也許已經知難而退的了惟有他竟鏗

而不舍抱了個不趕上不歇的決心。不知不覺趕了已有二十來里的路。程猛抬頭却有一座城池攔住去路。這人想瞧瞧前面的那一個是不是進城去的。只見那人頭也不回直奔城壕邊而去。不由心中大悅。暗想要是他進了城。須不像曠野裏容易使展。那時總該給自己趕上了罷。心裏一高興。脚下趕的也格外上勁了些。看看趕到了城腳邊。說也可怪。一個不留神。前面的那人已是杳無蹤跡。也不知道他是甚時溜跑的。當下撐不住猛吃一驚。只得自己安慰自己道。那人準定已是進了城。咧。便也毫不躊躇。向城門洞裏一鑽。轉彎抹角。眨眨眼。自己也已置身在街坊之上。了。便忙着找尋自己的目的物。誰料不找尋時。猶可一找尋時。不由得便連珠價叫起來。原來街坊上面家家戶戶都把大門關得實騰騰地。那裏有半個人影。他前後左右尋了一會。知道沒有指望了。這才沒精神打采。

的一步捱一步的向前走去。一面便心頭怙懣自己。這會子已是進了陝西地界。這城池叫做陝縣。是從觀音堂往潼關必由之路。冬天日短轉瞬便須天黑。又值下雪。天晚上萬不能趕路。倒不如落了客店。痛痛快快的睡一覺。明天再行趕路罷。胸中正在有這盤算時。恰值打從一家客店門前經過。這家客店知道大雪天。不會有主顧上門。所以早就把大門上了門。連門外的招牌也都卸下了。幸虧這人打從陝縣經過。不止一次依稀還能辨認才不致叩錯了門。當下便站定身軀。掄起碗口般的拳頭。敲的那客店門。蓬蓬地響。大約一盞茶時候才聽見門裏邊有聲。沒氣力的問道。誰呀。這人提高了嗓子答道。是宿店的快開門。又隔了良久。那兩扇板門才開的一聲開了。這人抬頭瞧時。只見一個店小二把個腦袋宿在腔子裏了。聳起着一雙肩。兩隻眼睛祇剩一線縫兒。瞧上去那店小二眼